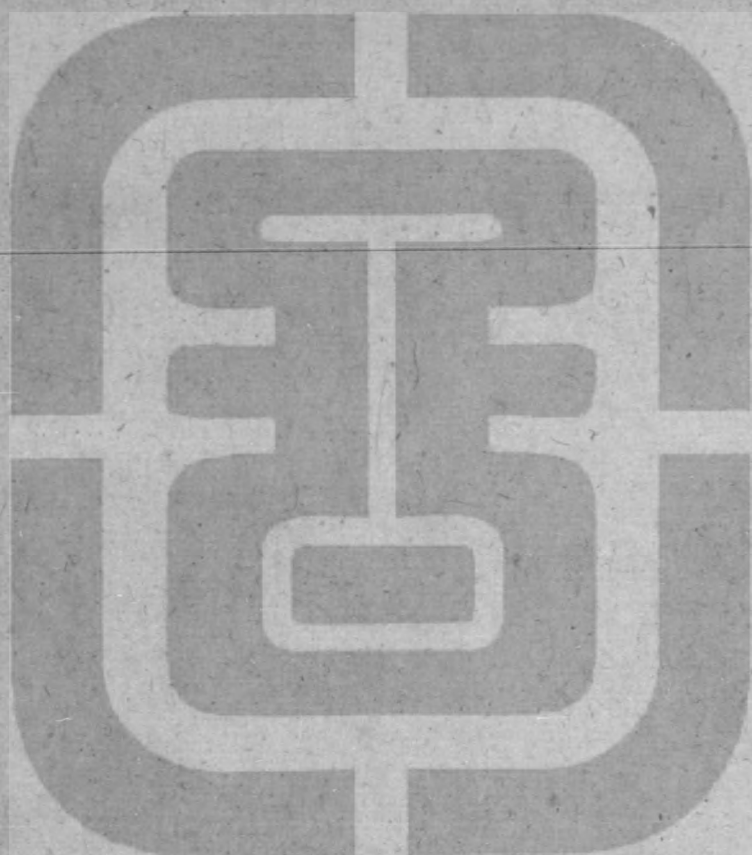


孔子家語
下



孔氏家語卷六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敢不成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後世識緯皆為之名字亦為妖怪妄言古之王者易代而

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法

行更王終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生之行轉相承而諸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為蔽惑無可言者也故其

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
 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
 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
 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
 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
 轉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之屬康子曰吾聞勾芒為木正祝
 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
 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夫
 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

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天

尊物不可以同其號亦兼稱上帝上帝得包下五行佐成天事謂之五帝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為之上帝黃帝之屬故亦稱帝蓋從天五帝之號故王者雖號稱帝而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者而天子與父其尊卑相去遠矣曰天王者言乃天
 下之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

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
 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龔工
 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

業為官職各以一行之官為職業之事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

稱五祀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其序則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而

不知者以祭禮為祭地不亦失之遠矣且土與水火俱為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為母不亦顛倒失尊卑之序也

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所

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怪木家而尚赤所以問也孔

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次火而木家尚赤

者以木德義之著脩其母兼其子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大事

斂用昏大事喪昏時亦黑也戎事乘驪黑馬也牲用玄殷人以

水德王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木家之尚青大事斂用日中中日

也戎事乘翰翰白也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

大事斂用日出日出時亦赤也戎事乘騂騂白腹也牲用騂

駟赤類也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

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

以土德王色尚青土家宜尚白土者四行之主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色青是以木家避

土土家之所尚白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

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

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眾矣唯勾

龍兼食於社兼猶配也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

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顓頊

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

不可以多也

執轡第二十五

按閱子罕費宰此曰為
何也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
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
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
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
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

內史掌王八柄及敘
事之法受納以詔王

聽治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以四方之事書而讀之
王制祿則書之策賞則亦如之故王以為左右手

以德法為

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

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
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
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
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
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
為有德
而兆民懷之懷
歸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
其政美其民而稱之其民為眾
所稱舉也今人言五帝三
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盛以明
察帝若存其故何也
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

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豐其年
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
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
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
用刑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
脩民無脩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為
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諛諛莫
知念患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
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

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

不蠲降之以禍罰災害竝生用殄厥世故曰

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

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治官所以成道也司徒之官以成

德教官所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禮官所以成仁司馬之官以

成聖治官所以成聖聖通征伐所以通天下也司寇之官以成義刑官所以成義司

空之官以成禮事官所以成禮禮非事不立也六官在手以為轡

司會均仁以為納納驂馬轡轡繫軾前者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之戒以周知四方之治冢

宰之副故不在其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

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迴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而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也法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也治官以之德則國安德教成以之仁則國和禮之用和為貴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通治遠近則國平也以之禮則國定事物以禮則國定也以之義則國義義平也刑罰當罪則國平此御政

之術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謂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飭謂整蠱之也地而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司勳之職屬大司馬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

審舉事失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
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
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
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
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
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
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
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
而不衰治與政皆合於德則不殺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

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
有行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
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
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子夏問於孔子
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
偶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言受氣各有分數不齊同而凡人莫知其情
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
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
而生一主日日從一而生日者陽從奇數日數十從甲至癸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

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

偶以承奇陰以承陽辰數十二從子至亥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

故狗三月而生斗次日月故三主斗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

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時以次斗五九四十五五為音

音主獫狁故獫狁五月而生音不過五故五為音四九三十六

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

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為四方方有七故七主星也

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為蟲故蟲八月而生

風之數盡於八凡虫為風風為主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

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

冬則鸞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

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

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齧吞者八竅而卵生八竅鳥屬齧

齧者九竅而胎生九竅人及獸屬四足者無羽翼戴角

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齒者脂

淮南取此義曰無角者膏而無前角者脂而無後膏豕屬而脂羊屬無前後皆謂銳小也晝生者類

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

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

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日月而盛

虛月盛則蚌蛤之屬滿月虧則虛也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

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

之人醜耗耗字也息土細緻耗上麓疎者也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

土者無心而不息蟻屬不氣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

血氣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戾亦不治之貌者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

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

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

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

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

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

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也乾天坤地殊

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

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

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

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

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孔子曰然子貢治世不待此事此之急然亦各其能也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

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分於道謂始得為人故下句云性命之始形於一

謂之性人各受陰陽以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

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

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

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

顛頂門
思音反

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煦轉也然後有見八月

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顛合然後能言十有六

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

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

歲而齒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齒十有四而

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陽數奇陰數偶然後道合化成

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

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必三

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

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陰為冬也冬藏物而為化育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

窮天數也極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

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者始於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也

泮散也正月農事起蚕者揀桑婚禮始殺言未止也至二月農事始起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盡此月故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當及冰未泮散之盛時男子者任天道而長

萬物者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

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効匹夫之聽也聽宜為德女子者

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為男女長養其理分是故無

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始嫁言醮禮無再醮之端言不改事人也

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閭外之非儀也閨門限婦人以貞專無閨外之威儀詩云無非無儀酒食是儀不越境

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叅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効正婦

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也亂家子也世有

刑人子也世有惡疾子也喪父長子也此五者皆不取也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亂家子

者謂其亂倫世有刑人子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

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

出者不順父母出無子出淫僻出嫉妬出惡疾出多口舌出竊盜出不順父母出者其逆

德也無子者謂其絕世也媼僻者謂其亂族也嫉妬者謂其惡

疾者謂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謂其離親也竊盜者謂其反義也三

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一也與共更三年之喪三

也先貧賤後富貴者三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

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孔子曰禮之所以象

五行也服之制有五等也其義四時也故喪禮有舉焉有

恩有義有節有權所以舉象四時其恩厚者其服重故

為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

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

敬同貴尊貴尊義之大也故為君亦服衰三

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浴三月而沐期而練

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

補墳不脩除服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

凡此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
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治之故父
在為母齊衰朞者見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
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言而後事行
者杖而起卿大夫士也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謂庶人也
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
朞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

見禮記孔子閒居

曰居汝三人者吾語汝以禮周流無不遍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
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
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巧言足恭捷給之人似仁非仁故曰給奪慈仁子貢
曰敢問何以為中禮者子曰禮乎夫禮
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聞禮也領
惡而全好者與領理子曰然子貢問何也子曰
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
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

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叙；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軌，鬼神得其享，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類黨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各得其所黨施行之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也。

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俛俛乎何所之。譬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以其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軌，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

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動之眾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祖法也洽合無禮則無以為眾法無以合聚眾子曰慎聽之汝

三人者吾語汝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語汝有九其四

大饗所以待賓之禮其五動靜之威儀也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

之聖人矣在畎畝之中猶焉為聖人兩軍相見揖讓而入

入門懸興興作樂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二也

下管象舞夏籥序興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夏文舞也執籥籥如笛序以更作三

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者所以大饗有四也如

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五也旋中矩六也鑿和

中采齊采齊樂曲名所以為和鑿之節七也客出於雍雍樂曲名在周頌八也徹以

振羽亦樂曲名九也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

門而金作示情也金既鳴聲終始若一故以示情也升歌清廟示

德也清廟所以頌文王之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凡舞象是也古之君

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夫禮

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

詩於禮謬詩以言禮不能樂於禮素素質薄於德於禮

虛非其人則禮不虛行子貢作而問曰然則夔其窮與言達

於樂而不達於禮也

子曰古之人與上古之人也達於禮

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

之偏

達謂偏有所達非殊

夫夔達於樂不達於禮是以

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言達於樂多故遂傳名樂

凡制度在禮

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

論於夫子也煥若發矇焉子夏侍坐於孔子

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

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

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

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

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

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

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

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

可得而聞志氣塞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

之謂五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

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

命宥密無聲之樂也

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言已行與民信五教在寬

民以安寧故謂之無聲之樂也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

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

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

子曰無聲之樂氣至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

遲無服之喪內恕孔袞無聲之樂所願必從

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

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

起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

于湯濟

至湯與天心齊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不遲言疾躋升也湯疾行

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

昭假遲遲上帝是祗

湯之威德昭明遍至化行

寬舒遲遲然故上帝敬其德

帝命式于九圍

九圍九州也天命于九州謂以為天下王

是湯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

子敢不志之

子欲不欲

是為之德也千夏燦然而後發言曰

帝命在十六國

不人之道其聖始

下易商

無

無

孔氏家語卷七

觀鄉射第二十八

見禮記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樂也何以

射何以聽循聲而發不失正鵠者其唯賢

者乎正鵠所射者也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

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實也祈求也言發中智以求飲爾爵也勝者飲不

者勝者祈求也求所中以辭爵飲彼則已不飲故曰以辭爵也酒者所

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

是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懸弧之義

弧弓也男子生則懸弧於其門明必有射事也而今不能射唯疾可以為辭也於是退而與門

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牆堵焉試射至

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謂射之者曰

子路為司馬故射至使子路出延射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

後不得入人已有後而又為人後故曰與人後也其餘皆入蓋去者

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楊解而語曰先行射鄉飲酒故二

人揚解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

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

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則在此

位八十九十曰耄言雖老而不稱解道而不亂也蓋僅有存焉射既闕子路

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

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

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皆從之速至於

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

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

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矣至于眾賓升

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

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記曰主人獻之於義不得為賓也下句笙入三終主人又獻

賓也下句笙入三終主人又獻

之是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三篇終主人乃獻之是也
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

吹南陔白華華黍
三篇終主人獻也
間歌三終
乃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也
合樂三闋
合笙聲同其音歌周南召南三篇也
工告樂備而遂出

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
出自此至去不復升也
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
賓將欲去

故復使一人揚觶乃立
司正主威儀請安賓也
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賓酬

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
少長以齒終於沃

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降脫履升座

脩爵無算飲酒之節
盥不廢朝暮不廢夕
朝

飲早
晡罷
賓出主人迎送節文
終遂焉知其能安

燕而不亂也貴賤既明
降殺既辨和樂而不

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
此五者足以正

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
故曰吾觀於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子貢觀於蜡
蜡索也歲十有二月

索羣神而祀之今之臘也
孔子曰賜也樂乎
對曰一國之人

皆若狂
言醉酒也
賜未知其為樂也
孔子曰百日

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
非爾所知也
古民皆勤苦稼

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焉樂之是君之恩澤也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

弛而不張文武弗為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人始以日至之月冬日至而日長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為農求穀於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

元日祈穀於上帝兼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也而學者不知推經禮之指歸皮膚妄說至乃顛倒神祇變易時日遷改兆位良可痛心者也此二者天子之

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兆丘於南謂之圓丘人之所造故謂之泰壇於南郊在南說學者謂南郊與圓丘異若是則詩易尚書謂之圓丘也又不通泰壇之名或乃謂周官圓丘虛妄之言皆不通典制也

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

所滌所以養生具后稷之牛唯具別祀稷時牲亦芻之二月所配天之時獻故唯具之也

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

貴誠也。犢質，慤貴也。誠之美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地園丘之地，掃焉而祭，貴

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人之作物無可稱也。取天地之性以自

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

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

聞天子卜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禴宮。

禴宮，父廟也。受祭天之命於祖，而作龜於父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

親立於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宮，

誓命，祭天所行威儀也。王親受之，故曰受教諫之義。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

戒百官也。將郊，則供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

上也。報白也。王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後服袞。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

者不敢入國門，汜掃清路，行者畢止。汜，遍也。清路以新土。

無復行之。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以王肅敬事天，故民化之不令而行之也。天

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大裘為黼文也。言被之大裘，其有象天之文，故被之。

道路至大壇而脫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

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

矣。服袞，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

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羣小祀。一獻之

禮不足以大饗大饗祭天地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

大旅祭五帝也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饗帝祭天是以君子

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民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

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

有奸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也明

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

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言孝子奉祭祀不敢懈與生時饋養

之道同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

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

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

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

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
民之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
無序而遺敬讓遺忘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
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
雖有變鬪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
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姻聘享
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
婦既明故雖有媾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
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

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筭而陷之也刑
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
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禮度既陳五教畢
修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以申罔之

尚猶也申令
罔其教也

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
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
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
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媾亂之獄者
則飭婚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

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再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

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

退放則曰簠簋不飭飭整齊也有坐媼亂男女無

別者不謂之媼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

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

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

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稱務其職不斥其身也有坐干

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

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媿恥

粹昨
沒反

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
發 譴譴讓也 發始發露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劔造乎闕而
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
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
使人摔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
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
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
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
禮也冉求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

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
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
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
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
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言導民以刑禁之刑
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
是乎用刑矣顯五倫必即天倫
即就也就天倫謂合天意行

刑罰則輕無赦

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作福

刑例也例成也

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

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

尤過也麗附也

怪過人罰之必以事相當而不與其心

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

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

慎深淺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

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

焉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也

有指無簡則不聽也

簡誠也有其意

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也

附從輕赦從重

附人之罪以輕為比赦人之罪以重為比

疑獄

則泛與眾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

之是故爵人必於朝與眾共之也刑人必於市

與眾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其

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

弗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

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

吏獄官吏正獄官正

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

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

外朝法左九棘

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

然後乃以獄之成疑於王

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尚寬宥罪雖以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者也而制

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

巧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遁名改作變言與物名也執左道與亂

政者殺左道亂也作媮聲媮逸也惑亂人之聲造異服非人所設

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怪異之伎可以眩懼人心之器蕩動行偽而

堅行詐偽而守之堅也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

非而滑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

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聽棘木之下仲弓曰其禁

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

有四焉命服命車不彌於市彌賣珪璋璧琮不

彌於市宗廟之器不彌於市兵軍旌旗不彌

於市犧牲秬鬯不彌於市戎器兵甲不彌於

市用器不中度不彌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

廣狹不中量不彌於市姦色亂正色不彌於

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彌於市衣服

飲食不彌於市賣成衣服非後必偽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厲恥也菓食不時

不彌於市五木不中伐不彌於市鳥獸魚鼈

不中殺不彌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

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畢賓客之事也乃出

遊於觀之上觀宮門外闕周禮所謂象魏也喟然而嘆言偃侍

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時道

與三代之英英秀謂禹湯文武也吾未之逮而有

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

睦請習也脩行也睦親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

養貨惡其棄於地必不藏於己力惡其不出

於身不必為人言力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為德惠也是以姦謀閉而

弗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

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貨則為己力則為人大人世及以為常城

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

選言用禮義為之選也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

竝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為殃言偃復

問曰如此乎禮其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

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喪
 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
 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
 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
 傷也幽厲二王者皆傷周道也吾捨魯何適魯有聖人之風猶勝於諸國也夫魯
 之郊及禘皆非禮言失於禮而亡其義周公其已衰矣孫子
 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杞宋以二王之後
 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

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嘏莫敢易
 其常法是謂大嘉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
 祝巫史非禮也言君臣皆當知辭說之意義也是謂幽國幽敝於禮醜
 暉及尸君非禮也夏曰醜殷曰暉非王者之後則尸與君不得用是謂僭君
 僭僭修之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大夫之服
 孔子曰天子諸侯大夫冕弁復歸設奠服此謂不得賜而藏之也 是謂脅君迫於其君大夫具
 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大夫無田者不為祭器今皆不假故非禮
 是為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
 之喪與新有婚者葦不使也以衰裳入朝與

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所謂臨諸侯將舍宗廟先告其鬼神以將人止也。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戲故夫禮者君之柄柄亦秉持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

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

事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

以藏身言所藏於身不可以假人必本之天郊以降命郊天以下教令

所謂則天之明命教於社之謂效地所謂因地之利降於祖廟之

謂仁義奉祖廟彌近彌親彌遠彌尊仁義之道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

下命所謂祭山川者謂其興造雲雨作生萬物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下命使事五祀

者以其能為人事之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固也藏身以此則固聖人

參於天地竝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

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言聖人常所存處者禮之次序常翫樂者

民之治安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

者君以政用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時及財天地之所生

而師以教之君以政用之而已故常立於無過之地君者人所則非則人者也

人所養非養人者也是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

君者明人則有過為君徒欲明人而已則過謬也養人則不足

時君失政不能為所養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養

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

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人皆愛惜其死而患其生之無禮也是故用人

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

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

謂之變大夫有去就之義未必常死宗廟其死宗廟者以權變為也凡聖人能以天

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非以意貪之必有數之也

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

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

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

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

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

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

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
 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
 見其色欲以一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天
 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天乘
 陽垂日星地秉陰載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
 四氣而後月生月生而後四時行焉布五行和四時而後月生焉是以三
 五而盈三五而缺月陰道不常滿故十五日滿十五日缺五行之動
 共相竭也竭盡也水用事盡則木用事五行用事更相盡也五行四氣十二

月還相為本用事者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

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管十二月也一月一管陽律陰呂其用事者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

相為質五味酸苦鹹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有宜者春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十二月之食質本也五色

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五色者青赤白黑黃學記曰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章

五色待水而章也故人者天地之心於天地之間如五臟之有心而矣人有生最靈心五臟最聖也而

五行之端端始也能用五行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聖人作則作為則法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

時為柄日星為紀月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

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

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天地為本則萬物包在於其中以陰陽

為端故人情可睹陰陽為情之始以四時為柄故事可

勸四時各有事故事可得而勸也以日星為紀故業可別日以紀晝星以紀夜故事

可得而分別也以月為量故功有藝有度量以成四時猶功業各有分理也藝猶理鬼神

以為徒故事有守鬼神不相干各有守五行以為質故事

可復五行終則復始故事可修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考成

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四靈以為畜故飲食

有由四靈鳥獸之長四靈為畜則飲食可用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

之四靈故龍以為畜而魚鮪不諭諭潛藏也鳳以為

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之害正人知向道之方如知室之有奧也

畜而鳥不祗麟以為畜而獸不獒祗飛走之貌也龜以

為畜而人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亶亶者莫善於蓍龜故曰人情不失也先

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瘞謂祭祀之瘞繒謂若增封泰

山宣謂播宣揚之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治也事有職

禮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

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

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儉鬼神也祭

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

老在學王養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鼓侑皆在

左右王中心無違也以守至正是以禮行於
 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
 於祖廟而慈孝服焉季慈之道為遠近所服焉禮行於五祀
 而正法則焉故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
 而禮之藏言禮之寶藏夫禮必本於太一太一者元氣也分而
 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
 神其降曰命即上所為命降於天地祖廟也其官於天也官為職分也言禮之
職分皆從天不來也協於分藝藝理其居於人也曰養言禮之於人身
所以養成人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

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
 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唯聖人為知禮之
 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禮之於人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
 薄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
 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
 以耨之耨除穢也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
 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
 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之分仁之節藝理協諸藝

講於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順
之體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
為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為義而不講
於學猶種而不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
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
而不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
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而小臣廉官職相
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

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

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

積焉而不苑苑滯積也竝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

而通茂而不間言有理也連而不相及言有敘也動而不

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高而

不危以守長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

也合禮安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

金木飲食必時用水漁人以時入澤梁乃漑灌用火季春焚萊草孟冬以火田也用金以時采銅鐵用木

斧斤以時入山林飲食各隨四時之宜

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

德皆所謂順也用民必順悅以故無水旱昆蟲

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

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

泉山出器車

出銀瓮丹竈之器及象車也

河出馬圖

龍似馬負圖出

鳳

凰麒麟皆在近郊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

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

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孔氏家語卷七

終

孔氏家語卷八

冠頌第三十三

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

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

著代也

阼主人之階以明其代父

醮於客位加其有成

冠於阼若不體則醮

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戶西為客位

三加彌尊導喻其志

喻其志使加彌尊宜敬式始緇布次

皮弁次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

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

事必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

裸灌鬯也灌鬯以享神享

獻將行也以金石之樂節也。金石者鐘磬也所以自卑而尊先

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

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

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

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怪天子無冠禮如諸侯之冠世子之冠故問之孔

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巴人君無

所殊也。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

懿子以諸侯無冠則邾君之冠非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

末造也。夏之末世乃造諸侯冠禮有自來矣今無譏焉。言有所從來故

今無所譏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

周公居家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

葬。周書亦曰歲十有二武王崩元年六月葬與此若合符而說者橫為年紀促成年少又命周公武王崩後五月乃攝政良可為冠與痛哉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有

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

雍辭曰使王近於民。常得民之心也遠於年。壽長嗇於時

嗇愛也於時不奪民時也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

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袞職。袞職盛服有禮文也

欽若昊天。欽敬若順六合是式。天地四方謂之六合言為之法式率爾祖

率爾祖

率爾祖

率爾祖

率爾祖

率爾祖

率爾祖

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為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西階賓也玄端與皮弁玄端緇布冠之服皮弁自服其服也異朝服素鞞朝服而畢示不忘古公冠四加公四加冠加玄冕祭加玄冕著祭服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已冠而饗既饗與賓幣謂之酬幣乘馬駟馬也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王之太子庶子皆擬諸侯冠禮也皆天子自為主其

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亡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綏也吾未之聞言今有綏未聞之於古古無綏也綏冠之飾也今則冠而幣之可也今不復冠幣布幣之不復著也懿子曰

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舄夏收一也比皆祭服也三王共皮弁素績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常所服之冠也

廟制第三十四

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文子名彌牟

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

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

建國設祖宗置都立邑設廟祠會壇而祭之乃為親疎貴賤多少之數

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近為高祖下親為近遠廟為祧有

二祧焉祧遠意親盡為祧二祧者高祖及父母祖是也享嘗乃止四時祭也諸侯立

五廟降天子二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祖考廟

始祖廟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降諸侯二也一昭一穆

與太祖之廟而三享嘗乃止士立一廟降大夫二

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祖合於父廟中庶人

無廟四時祭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

不變也自有虞以至於周禮不異而說者以周有廟以有文武故祧當遷者而以為文武之廟或有甚矣禮典

皆有七廟之文唯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所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謂始王者未有始祖故立四廟今有虞亦始

王者而既七廟矣則喪服小記之言亦妄矣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

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

也殷周禘饗五年大祭而及應為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

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諸禘享皆無廟郊亦無廟后稷之所以有

廟者以太祖故曰不為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據后稷而言殷人不郊冥冥以有大功契既為太祖之廟若復郊則冥永不與於祀典是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諸見祖宗以郊冥耳

者其廟皆不毀祖宗者不毀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至於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武王

是也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祧又以為配食明堂之名亦可謂口違聖相失實事也子羔問曰祭典

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

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

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

憩蔽芾小貌甘棠杜也憩息也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

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

其廟焉

辯樂解第三十五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

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

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

曰孔子有所繆然思焉繆然深思貌有所舉然高望

而遠眺眺見曰丘迨得其為人矣迨近黜而黑黜黑

貌頎然長頎長貌曠如望羊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掩有四方

掩同也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周有四方文武之功也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

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葉拱兩手薄其心也君子聖人也

其傳曰文王操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

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

聲以為節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

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

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

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

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

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

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昔者舜彈五弦之琴

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

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民之財兮其得
時阜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
盛也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聲
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誠夫
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
淫暴亂而終以亾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
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亾國之
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
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

三下見禮記樂記

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周賓牟賈侍坐於孔子
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以久何

也武謂周舞備戒對曰病不得其眾病憂也憂恐

之心敬詠歎之淫液之何也淫液歆對曰恐不逮

事言汲汲欲及此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厲病備戒

發作對曰及時事欲令事武坐致右而軒左何

也右膝至地左對曰非武坐言武聲淫及商何也

言聲歆對曰非武音也武王之事不得已為天孔子曰

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孔

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

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賓牟賈起

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以久則既聞命

矣敢問遲矣而又久立於綴何也子曰居吾

語爾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為樂總干而山立武

王之事總持干若山立不動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

亂皆坐周邵之治武亂武治皆坐而以象安民無事也且夫武始成

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反誅紂已而南也四成

而南國是壇言有南國以為壇界五成而分陝周公左邵

公右分東西而治也六成而復綴以崇其天子焉以象尊天子也

凡成謂舞之節解也眾夾振之而四伐所以盛威於中國

挾武于四面會振威武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也分邾而進所以事蚤濟所以

分邾而蚤進者欲事蚤成久立於綴所以待諸侯之至也今

汝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而反商之

政未及下車則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

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又封夏后氏

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武王伐殷封其子祿父武王崩祿父叛周公誅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

之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祿父不成殷後故成言之

之囚使人行商容之舊以復其位

商容商之禮官其位舊據也傳

說多以商為殷之賢人成者使箕子求商容平行猶索也

庶民弛政

解其力

既濟河

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

之野而弗復服

桃林西方塞也

車甲則釁之而藏諸

府庫以示弗復用倒載干戈而包之以虎皮

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命之韃橐

言所以橐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

力也故韃以為諸侯為之韃橐也

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

也散軍而修郊射

郊有學官可以習禮

左射以狸首右射

以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左東學右西學狸首騶虞所為節也

裊冕

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

袞冕之屬通謂之裊冕脫劍解劍也

郊配后

稷而民知尊父焉配明堂而民知孝焉朝覲

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民知所以敬

親

親耕籍田所以奉祠祀之盛六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

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酌

食已飲酒謂之酌也

冕而總干

親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弟如

宜乎

問玉第三十六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玉貴而珉賤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歟

珉石似玉

孔子曰非為玉

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

縝密緻塞貌栗

也廉而不剝義也

割也有廉隅而不割傷也

垂之如墜禮也

尚禮

卑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絀然樂矣

斷

絕貌似樂之息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

瑜其忠美者也

孚尹旁

達信也

孚尹玉貌旁達似信者無不通

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

山川地也

精神本出山川是故象地

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

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

貴之也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

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

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

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

敦厚之失

書之失誣

知遠之失

樂之失奢易之失賊

精微之失

禮之

失煩春秋之失亂

屬辭比事之失

其為人溫柔敦厚而

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

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

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清明之德在身也則其氣志如神也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物事也言有事將至必先有兆應之者也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嶽降神靈和氣生申甫成大功也惟申及甫唯周之翰翰幹美其宗族世有大功於周甫侯相穆王制詳刑申伯佐宣王成德教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能藩屏四國宣王德化於天下也此文武之

德也言文武聖德篤佑周家天為之生良佐成中興之功矢其文德協此四國

毛詩矢其文德矢陳協和此文王之德也凡三代之王必先其

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問不已三代之德也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

聖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

子曰師爾以為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

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執羽籥作

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

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已南面是故天

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

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

之所以亂也日巧之室則有隩阼言日巧作室必有隩阼之

位室西南隅謂之隩阼階也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

竝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隩阼則

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於亂

席上之次第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竝

隨則亂於階塗矣升階塗無竝隨則階塗亂列而無次序則

亂於著矣著所立之位也門屏之間謂之著也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

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疎遠近而莫敢相踰

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解第三十七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

有益於物以道濟物不為身也處貧賤之地而不能屈節

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

子之行已其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

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待知已也求伸者所

以及時及良時也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

不犯於義合義乃行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

為亂專齊有無君之心也而憚鮑晏鮑氏晏氏齊之卿大夫也因欲移其

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

之國不可不救不忍視其受敵今吾欲屈節

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於是子路

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

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

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

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

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

魯實難不若移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

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吾聞子

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令戰勝以驕

主破國以尊臣鮑晏等率師若破國則益尊者也而子之功不與

焉則交日疏於主而與大臣爭如此則子之

位危矣田常曰善然兵業已加魯矣不可更

如何子貢曰緩師吾請救於吳令救魯而伐

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
王曰王者不滅國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
銖兩而移今以齊國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
強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以顯名以撫泗上
諸侯泗水名也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亾
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吳王曰善然吳常困
越越王今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伐
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
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以私魯矣王

方以存亾繼絕之名棄強齊而伐小越非勇
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
者不絕世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
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且王必
惡越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害越
而名從諸侯以伐齊吳王悅乃遣子貢之越
越王郊迎而自爲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大
夫何足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
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

伐越乃可此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也勾踐頓首曰孤嘗不料力而與吳難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弊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申胥伍子胥也太宰嚭嚭吳臣也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佐

之以邀射其志

邀激其志

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

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若勝則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矣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焉越王頓首許諾子貢返五日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

乃受越王卒謝畱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
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令承其弊吳晉
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
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
強晉以弊吳使吳亾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
言傷信慎言哉

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吳以二十二年滅時吳知已將亾而言之也

孔子

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爲單父宰恐魯君
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
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

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
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
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
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
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
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
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
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
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

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

以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芸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斂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

鮒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鮒者曰魚之大

者名為鱗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鮪鱗宜為鱣新序作鱣

鮪魚之懷任也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

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間

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

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

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孔子之舊曰原壤其母

死夫子將助之以木槨子路曰由也昔者聞

諸夫子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夫子憚

見禮記檀弓

矣姑已若何姑且也已止也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況故舊乎非友也吾其往及為槨原壤登

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

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之隱佯不聞以

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與矣

豈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

為親也故者不失其為故也

孔氏家語卷九

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

而髮白三十一早死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按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歲

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此謂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

為誤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顏回為孔子疏附之友能使門

人益親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閔損

夫子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孔

子稱其孝焉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著名

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

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宰予

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為臨

蕢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

不在利病其在宰予言宰予為病利端木賜字子貢

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

訕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

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

衣弊衣冠并日蔬食既蔬食并日而後食也衍然有自得之

志子貢曰甚矣子如何之病也原憲曰吾聞

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

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

販與時轉貨販發舉買賤賣貴隨時轉作以有其貨也歷相魯衛而終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

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

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為性多謙退故子曰

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弁人字子路一字季

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為

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為

大夫遇蒯瞶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

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子路

夫子禦侮之友惡言不入夫子之耳言偃魯人字子游少孔子三

十五歲時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為武城宰

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之子蘭相善使之受

學於夫子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

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子夏所敘詩義今之毛詩序是以文學著

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

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

夏曰非也巳亥耳讀史志曰問諸晉史果曰

巳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

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顓孫

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為人有容

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

義之行子張不侮鰥寡性凱悌寬冲故子貢以為未仁然不務立仁義之行故子貢激之以為未仁也孔子

門人友之而弗敬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

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

家語卷之九
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
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
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
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荅曰
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
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
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
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
於非乎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

四十九歲有君子之資孔子嘗以容貌望其
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
以取與去就以諾爲名仕魯爲大夫高柴
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
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少
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密
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歲仕爲單父
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樊
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

氏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強識好古道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於朝闕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子以兄子妻之 公析哀齊人字季沉

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貴之 曾點曾參父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闔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

信言未能明孔子稅焉 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

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

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歲其父董父與孔子

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魯人字子驕少

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

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

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

恥之孔子曰詩云覲爾新婚以慰我心慰乃歎

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馬耕宋人

字子牛牛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

常憂之 巫馬施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

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

馬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

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于畢詩不

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

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

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魯吾年三十

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

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
 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
 從之三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
 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
 曰非義也 冉孺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
 歲 顏幸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衛人字
 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少孔子五十
 歲 陳亢陳人字子元一字子禽少孔子四

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
 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
 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
 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
 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
 南 奚箴字子楷 公祖茲字子之 廉潔
 字子曹 公西與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索
 公西滅字子尚 穰駟赤字子從 冉季
 字子產 薛邦字子從 石處字子里 懸

亶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哲之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 榮祈字子

祺 顏噲字子聲 原抗字子藉 公賓字

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燕

伋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乘 勾井疆字子疆 步

叔乘字子車 右作蜀字子明 邾巽字子

斂 施之常字子恒 申績字子周 樂欬

字子聲 顏之僕字子叔 孔忠字子蔑 子孔

漆雕哆字子斂 懸成字子橫 顏相

字子襄

右夫子弟子七十二人皆升堂入室者

本姓解第三十九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

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為王卿士微國名子

爵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

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

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微子於殷

後作微子之命由之與國于宋徙殷之子孫

唯微子先往仕周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
衍或名泄嗣微子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
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
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
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
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
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弗父何生送父周周生
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
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

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
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避華氏
之禍而犇魯防叔生伯夏夏生叔梁紇曰雖
有九女是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
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
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
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
絕倫吾甚貪之雖年大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
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

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旣往
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
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
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於宋之上官
氏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
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
先孔子卒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
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
子之形久矣而未知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

山之爲高淵海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
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
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
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
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已下未始有也孔子
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
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
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
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

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
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
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
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乎無窮雖
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告
孔子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
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解第四十三

孔子蚤晨作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

見禮記檀弓

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頽委既

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

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杖喆人其萎

吾將安放法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

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予疇嘗夢坐奠於兩

楹之間疇昔猶近昨夜兩楹之間殷人所
殯夢而具奠於殯處故自知死也夏后氏殯於

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

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

宗余

言天下無明王莫能宗已道臨終其有命傷道之不行也

余殆將死遂寢病

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哀公誄曰昊天不

弔不憇遺一老

弔善也憇且也一老孔子也

俾屏余一人以在

位莞莞余在疚

疚病

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

父文

夫之顯稱律法言無以自為法

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

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憊失志為昏失所為

憊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

一人天子之稱也

君兩失之也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

子者子貢曰昔夫子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

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若喪父而

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

由經子夏曰入室經可也出則不經子游曰

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

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

含以疎米三具

疎梗米禮記曰稻曰嘉疎

襲衣十有一稱加

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緝組

綬

組雜色組綬所以繫象環

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飭棺槨置

髮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綯練設旒夏也

披極行夾引棺

者崇崇牙於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兼用三王禮

墓乘車所建也旌之旅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旒

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

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

柏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

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

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魯

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

若斧矣從若斧者也

俗間之名

今徒

一日三斬板而以封

板蓋廣三尺長六尺斬板謂斬其縮

見檀弓

蓋斬上傍殺尚行夫子之志而已

蓋高四尺也尚何觀乎哉

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

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墓如家者百有

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

正論解第四十一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

獵田招虞人以弓不進

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

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

如守官道為恭敬之道見君召便往守官非守召不往也君子韙之是韙齊

國書伐魯齊卿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禦之

樊遲為右非不能也不信乎言季孫德不素著為民所信也請三

刻而踰之與眾要信三刻而踰溝也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

齊軍遁遁逃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孔子聞之曰

義也在軍能却敵合法義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

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

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

大聖無不該該包文武竝用兼通求也適聞其

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悅樊遲以告孔子孔

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南

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除父僖子之喪而昭公在外

未之命也未命二人為卿大夫定公即位乃命之辭

曰先臣有遺命焉僖子病不知禮及其將死而屬其二子使事孔子曰夫

禮人之幹也非禮則無以立囑家老使命二

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

學於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

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做矣懲已所病以

誨其嗣大雅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

也夫諡遺也燕安也翼敬也言遺其子孫嘉謀學安敬之道衛孫文子得罪於

獻公居戚文子衛卿林父得罪以戚叛也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

延陵季子吳公子扎適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

之在此猶燕子巢于幕也燕巢于幕言至危也懼猶未也

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

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

能克已服義可謂善改矣孔子覽晉志晉

史記晉趙穿殺靈公穿趙盾從弟也趙盾亡未及山而還

山晉之境史書趙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為正

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歎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

大夫也為法受惡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惜盾不越境以

免於譏而受弑君之責也鄭伐陳入之使子產獻捷于晉

晉人問陳之罪焉子產對曰陳亡周之大德

武王以元女大姬以配胡公而封諸陳豕恃楚眾豕馮陵弊邑是以

有往年之告告晉為陳所侵未獲命未得晉平陳之成命則又有東

門之役

與楚共伐鄭至其東門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隧陳人堙塞刊斫也

敝

邑大懼天誘其衷

誘導衷善也天導其善大魁陳者也

啓敝邑心知

其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

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

辟誅

且昔

天子一圻列國一同

地方千里曰圻方百里曰同

自是以衰周

之制也

大國方百里從是以為差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之制也而說學者以周大國方七百里失之遠矣

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

曰其辭順孔子聞之謂子貢曰志有之

志古之書也

言以足志

言以足成其志

文以足言

加以文章以足成其言

不言誰

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有言而無文章雖行而不遠也

晉

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楚靈

王汰侈

驕汰奢侈

右尹子革侍坐

右尹官名子革然舟

左史倚

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索法九丘國聚也

對曰

夫良史者記君之過揚君之善而此子以潤

辭為官不可為良史臣又嘗問焉昔周穆王

欲肆其心

肆極

將過行天下使皆有車轍馬迹

焉祭公謀父作祈昭

謀父周卿士祈昭詩名猶齊景公作君臣相悅之樂蓋曰徵昭角昭

是也昭宣為招左傳作招以止王心止王心之逸遊王是以獲歿於文

宮臣聞其詩焉而弗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

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昭之情情乎

式昭德音祈為德情情言祈昭樂之安和其法足以昭其德音者也思我王度式

如玉式如金思王之法度如金玉然美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刑民之力而

無有醉飽之心長而字刑傷民力用之不勝不節無有醉飽之心言無厭足靈王

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則固不能勝其

情以及其難孔子讀其志曰尅已復禮為仁克勝言能勝已私情復之於禮則為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

期辱於乾谿靈王起章華之臺於乾谿國人潰畔遂死焉子革之非左

史所以風也稱詩以諫順哉叔孫穆子避

難奔齊穆子叔孫豹其兄僑如淫亂故避之而出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

寡婦通焉而生牛各穆子反魯以牛為內豎

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牛遂輔叔孫庶子

昭而立之子叔孫諾昭子既立朝其家眾曰豎牛

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

以求舍罪牛取叔氏鄧三十邑以行賂也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

豎牛通內相家長遂命為相家牛讒叔孫二人殺之叔孫有

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勞功不以立已為功

可能也周任有言曰周任古之賢人為政者不賞私勞

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也覺直昭

子有焉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攝理叔魚

叔向弟理獄官之名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

弊其邢獄弊斷罪歸邢侯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

朝韓宣子問罪於叔向宣子晉正卿韓起也叔向曰三姦

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宜為與與猶行也雍子自知

其罪而賂以置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

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善昏亂也已惡而以賂求善為亂也貪以

賂官為默默猶冒苟貪不畏罪殺人不忌為賊忌憚夏書曰

昏默賊殺夏書夏家之書三者宜皆殺也咎陶之刑也請從之

乃施邢侯而尸雍子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

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

之罪不為末末薄或曰義或左傳作義也可謂直矣平丘

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諸侯會于平丘晉人

淫芻蕘者於衛衛人患之賂叔向叔向使與叔魚客未追而禁之歸魯季孫稱其詐也

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魯季孫見執訟於晉晉人歸之季孫責禮不肯歸叔向言叔魚能歸

之叔魚說季孫季孫懼乃歸之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

不為頗頗偏三言而除三惡暴衛虐魯殺三罪去三惡加三利

利也殺親益榮由義也夫鄭有鄉校鄉之學校鄉

校之士非論執政駸明欲毀鄉校駸明然明子產

曰何以毀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

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

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

立威以防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

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不如吾

所聞而藥之藥療也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

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晉平公會

諸侯于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

承所承之輕重也曰昔者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卑

而貢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甸服王圻之內與圻外諸

侯異故鄭伯南也而使從公侯之貢南左氏作男古字作南亦

貢重也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日中諍

之以至於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

也是以為國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本也

子產君子之於樂者能為國之本則人樂藝也且曰合諸侯

而藝貢事禮也藝分別貢獻之事也鄭子產有疾謂子

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

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

焉水濡弱民狎而翫之狎易翫習則多死焉故寬

難子產卒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

掠盜掠抄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

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糺於猛

糺猶攝也猛則民殘猛政殘民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詩云民

亦勞止汔可小康汔危也勞民人病汔可小變故以安也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施之以寬毋縱詭隨詭人隨人遺人小惡者也以

謹無良謹小以懲之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慘曾也當用遏止為寇虐之人

定我王以定安王位也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絀不

剛不柔絀急言得中和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優優和道聚和之

至也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

愛也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

見檀弓

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晉魏獻子為政獻子魏舒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荀櫟滅晉大夫祁氏羊舌氏故獻子分其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成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周有子朝之亂賈辛帥師救周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

親子可舉而舉也遠不失舉不以遠故不舉可謂美矣又聞其命

賈辛以為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

大雅文王之詩言能長配天命而魏獻子亦能承天命以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

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趙簡子賦晉

國一鼓鐘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以鑄刑鼎著范宣

子所為刑書范宣子晉卿范匄銘其刑書著鼎也孔子曰晉其亡

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唐叔成王母弟始封於晉者也以經緯其民者也經緯猶織以成文也卿大夫

以序守之序次序也民是以能遵其道而守其業

貴賤不僣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

被廬之法晉文公既霸蒐于被廬作執秩之官以為晉國法也以為盟主今

棄此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民將

禮棄而徵於書不復戴奉上也何業之守也民不奉上則上無所守也貴賤無序

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亂

制夷蒐之時變易軍師陽唐父為賈季所殺故曰亂制也若之何其為法乎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

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天子祀天地諸侯望祀境內故曰祭

不越望也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四水名也禍福之至不

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取之於已不越祀也其不失國

也宜哉楚為吳所滅昭王出奔已復國者也夏書曰維彼陶唐率彼

天常陶唐堯率循天之常道在此冀方中國為冀今失其行亂

其紀綱乃滅而亡謂夏桀又曰允出茲在茲由

已率常可矣言善惡各有類信出此則在此以能循常道可也衛孔文子

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婦嬖于朝

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已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為之立宮與文

子女加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璩

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簞簞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圍也豈敢度其私哉度謀亦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恨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齊陳恒弑其君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適朝告於

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尅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辭不告季氏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

雍歡聲貌尚書云言乃雍和有諸也

孔子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

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歿太甲聽於伊尹太甲湯名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

其義一也

衛孫栢子侵齊遇敗焉

栢子孫良夫也侵齊

與齊師遇為齊所敗也

齊人乘之新築大夫仲叔于奚以

其衆救栢子栢子乃免衛人以邑賞仲叔于

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

諸侯軒懸軒懸闕一面也故謂之曲懸之樂

繁纓

以朝

馬纓當膺以索羣銜以黃金為飾也

許之書在三官

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

也子路仕衛見其政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器禮樂之

器名尊卑之名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

以藏禮

有器然後得行其禮故曰器以藏禮

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

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

亡則國家從不可止已

公父文伯之母

文伯

母敬姜也

紡績不解文伯諫焉其母曰古者王后

親織玄紘

紘冠垂者

公侯之夫人加之紘

紘纒上者謂

之上覆也

卿之內子為大帶

卿之妻為內子

命婦成祭

服

大夫之妻為命婦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已

下各衣其夫秋而戒事烝而獻功

男女春秋而勤歲事冬烝

祭而獻其功也

男女紡績僖則有辟

績功也辟法也

聖王之制

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位朝夕恪勤猶恐亡先

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孔子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樊遲問

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

齊慶尅通於夫人鮑牽知之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尅而讓之慶尅召夫人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于諸侯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遂別鮑牽之足而君刑之其為至闇乎孔

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盡忠以輔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淫亂之朝不

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葵葵猶

能衛其足葵傾葉隨日轉故曰衛其足也季康子欲以一井田

出法賦焉使訪孔子子曰丘弗識也冉有三

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

言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來汝弗聞

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田有稅收籍力以治公田也而底其遠

近底平平其遠近則十一而中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里有稅度其有

無以為多少之入也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作度之事丁夫召其老幼或重或

於是鰥寡孤疾老者有軍旅之出則徵之

無則已於軍旅之役則鰥寡孤疾或有供無軍事則止也其歲收田一井出

獲秉缶米芻藁不是過其歲軍旅之歲一把曰秉四黍固稜穗連藁管不可分故曰步

金十六斗曰庚也

先王以為之足君子之行必度於禮

施取其厚

施以厚為德也

事舉其中

事以中為節

斂從其薄若

是其已丘亦足矣

丘十六井

不度於禮而貪冒無

厭則雖賦田將有不足且子孫若以行之而

取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行之

又何訪焉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

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

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

子曰夫子產者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

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

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

定公問

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

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

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

子曰魯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

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

富貴世祿之家

周人貴親而

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上王也未有遺年者

焉年者貴於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

同爵而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

君欲問之則為之設

席而八十則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

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竝不敢與長者竝肩也不錯則隨

錯雁行父黨隨行兄黨雁行也班白之老不以其任於路道任檐也少者代之也

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強

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

五十不為甸役五十始老不為力役之事不為田獵之徒也頒禽隆之長

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五什同齒則尚齒

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人之教孝悌發諸朝

廷行於道路至于州巷放于蒐狩循于軍旅

則衆感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公曰善哉寡人

雖聞之弗能成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

東益不祥東益之宅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

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

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

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

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謁曰君使求假於田

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色然悟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一切不得復言假也

孔氏家語卷九

終

孔氏家語卷十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

侯朝焉

晉文公會諸侯于溫召襄王且使狩於河陽因使諸侯朝

夫子作春秋云

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孔子在

宋見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

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

侈死不如速朽之

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

曰既死而議諡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為之哉南宮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犇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喪失位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將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

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馳道君行之道所以幣玉

君所祈請用幣及玉不用牲也祭事不懸不作樂也祀以下牲當用太牢者用少牢

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孔子適季

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

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

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

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

夜居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

也孔子為大司寇國廡焚子退朝而之火

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
 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
 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 子貢問曰管仲失
 於奢晏子失於儉與其俱失也二者孰賢孔
 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鏤刻而節之朱紘天子冕之紘旅樹而
 反玷旅施也樹屏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反玷在兩楹之間人君好會獻酢禮畢反爵於其上也山節藻
 梲節栢也刻為山雲梲梁上楹也書藻文也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
 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言陋也一狐裘三
 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上不僭下下

不偏上冉求曰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
 法于今不可亡可謂知禮者矣孔子曰昔臧
 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不止燔柴於
 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謂祭竈執其功老婦主祭也盛
 於甕尊於瓶非所祭也故曰禮也者猶體也
 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
 狐貽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
 孔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

邑危則亡之古之道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

無討詔君之教也有君教則臣無討晉將伐宋使人覘之也宋

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城門也介夫被甲衛門者也司城子罕哭之

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

罕哭之哀民咸悅宋殆未可伐也孔子聞之

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子

罕有焉雖非晉國天下其孰能當之言雖非晉國使天下有強

者猶不能當也是以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

也楚伐吳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

之棄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棄

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韞其弓韞又及棄

疾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輒掩其目止其

御曰吾朝不坐燕不與士卑故也殺三人亦足以

反命矣孔子聞之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

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

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

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孔子在衛司

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

聲而退遽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

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室中毀竈而

綴足襲於牀及塋毀宗而躐行明不復有事於此也綴足不欲解屣

矣毀宗廟而出行神位在廟門之外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

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

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矣宣公八年六

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

繹繹祭之謂日又祭也子由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

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季栢子喪康子練

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

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邾人以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為之服因

顏克而問禮於孔子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

父昆弟從為之服不同居繼父且猶不服況

其子乎齊師侵魯公叔務人務人昭公之子遇人入

係負杖而息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係疲倦加杖於頭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也係縣邑小城也務

人泣曰使之雖病謂時任之雖重謂時君子弗

能謀士弗能死不可也我則既言之矣敢不
 勉乎與其隣嬖童汪錡乘往犇敵死焉皆殯
 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孔子子曰能執干
 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乎魯昭公夫人吳孟
 子卒不赴於諸侯孔子既致仕而往弔焉適
 于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以季氏無禮成禮
 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
 者不經焉禮也公父穆伯之喪敬姜晝哭
 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季氏之婦可謂知

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上謂夫下謂子也章別也哭夫晝哭哭子晝夜哭哭

夫與子各有別

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夫

子誨之髮曰爾母從從爾母扈扈爾

從從高也扈扈大也

扈言喪者無容飾也

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總束髮束髮垂為飾

者齊衰之總八寸也

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

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顙乎其順也

啓顙而後拜頌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

至者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

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也小子識之

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

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返而虞哉返葬而祭謂之虞也

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卜人有母死而孺子之泣者孔子曰哀則

哀矣而難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

哭踊有節而變除有期孟獻子禫懸而不

樂可御而不處內子游問於孔子曰若是則

過禮也孔子曰獻子可謂加於人一等矣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

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

路出孔子曰又多乎哉又復也言其可踰月則其

善也子路問於孔子曰傷哉貧也生而無

以供養死則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

盡其歡心斯謂之孝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

旋便稱其財斯謂之禮貧何傷乎吳延陵季

子聘于上國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於贏

博之間贏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

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斂以時服

而已

隨冬夏之服無所加

其壙揜坎深不至於泉其葬無

明器之贈既葬其封廣輪揜坎其高可肘隱

也既封則季子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

骨肉歸于土命也若冤氣則無所不之無所

不之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

矣子游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焉

子游曰有亡惡乎齊

惡何齊限

孔子曰有也則無

過禮苟亡矣則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

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亡與其哀不足而禮

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

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

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

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之

諸野今於野則已疎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

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

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

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

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
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子路有姊之喪
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
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
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
而望之子路聞之遂除之伯魚之喪母也期
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孔子
曰嘻其甚也非禮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衛
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栢子問禮於孔子

子曰同姓爲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以姓而

弗別啜之以食而弗殊

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
盡不異之族食多少也

雖百

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栢子曰魯衛之先

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可乎孔子曰固非禮

也夫上祖禰以尊尊之下治子孫以親親之

旁治昆弟所以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

有若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之何

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

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

敢戚君所以謙也戚親也尊敬君不敢如其親也

曲禮子貢問第四十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干盾弗與共天下也遇於朝市不返兵而鬪兵常不離於身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與同國御國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報之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初

有司為之乎有司當職吏也孔子曰夏后氏之喪三年

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既卒哭

而致事致事還政於君也卒哭止無時之哭大夫三月而葬正月而卒哭士既虞而卒哭也記曰君

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故也子夏曰金革之

事無避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老聃曰魯公伯

禽有為為之也伯禽有母喪東方有戎為不義伯禽為方伯以不得不誅之今以三

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子夏問於孔子

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

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阼周公攝

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子者然後可以爲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法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凡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善者唯世子齒於學之謂也世子齒於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臣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則爲臣居子與臣之位所以尊君而親親也在學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師有父道成生人者一有元良萬國

以貞

一謂天子也
大善太子也

世子之謂聞之曰為人臣者

曰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

于鄭氏
讀為透

寬也
大也

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子夏問於孔

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

處言語飲食行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

問伯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

期而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

知此者由文矣哉

言如禮文意當言姑姊
妹而已妹上長姑字也

子夏問於

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

浴於三年之喪子則盡其情矣孔子曰豈徒

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

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為病君子不為也

毀則死者君子為之且祭之沐浴為齊潔也

非為飾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客至無所舍

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所殯夫子曰

於我乎殯敢問禮與仁者之心與孔子曰吾

聞諸老聃曰館人使若有之惡有有之而不

得殯乎夫仁者制禮者也故禮者不可不省

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爲之宜
故曰我戰則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
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客不飲而
食子夏問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
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食
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食而作辭曰
疏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
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子
夏問曰官於大夫旣升於公而反爲之服禮

與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之爲臣曰
所以遊辟者可人也公許管仲卒桓公使爲
之服官於大夫者爲之服自管仲始也有君
命焉 子貢問居父母喪孔子曰敬爲上哀
次之瘠爲下顏色稱情戚容稱服曰請問居
兄弟之喪孔子曰則存乎書筴矣 子貢問
於孔子曰殷人旣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
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
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

卒事也殷以慈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
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而祔于祖祔祭
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戚猶促也子貢問
曰聞諸晏子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
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
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子游問曰
諸侯之世子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
也古者男子外有傳父內有慈母君命所使
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魯孝公少喪其母其

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曰禮
國君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
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示
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喪慈母練
冠以燕居謂庶子王爲其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
如母始則魯孝公之爲也孔子適衛遇舊
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以贈
之子貢曰於所識之喪不能有所贈贈於舊
館不已多乎孔子曰吾向入哭之遇一哀而

出涕吾惡夫涕而無以將之小子行焉子
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
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
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
問何哉子路曰止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
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
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
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叔
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者出戶武孫從

之出戶乃袒投其冠而括髮子路歎之孔子
曰是禮也子路問曰將小斂則變服今乃出
戶而夫子以為知禮何也孔子曰汝問非也
君子不舉人以質事質猶止也齊晏相子卒平

仲麤衰斬苴經帶杖以菅屨食粥居傍廬寢
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
唯卿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
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惡辭以
避咎義也夫記者乃舉人避害之惡以辭而謂大夫士喪父母有異亦怪也季平子

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歷級遽登階不聚足曰送而以寶

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

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

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兆姦為姦之兆臣也乃止孔子之

弟子琴張與宗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

繫孟繫以為參乘焉及齊豹將煞孟繫告宗

魯使行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

是僭子也僭不信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以事周

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

魯以背蔽之斷肱中公孟宗魯皆死琴張聞

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繫之

賊也汝何弔焉君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病

於回回邪也不以利故而病於邪也不以回事人不蓋非義蓋掩不

犯非禮汝何弔焉琴張乃止邾人子蒲卒

哭之呼滅舊說以滅子蒲名人少名滅者又哭名其父不近人情疑以孤窮自謂將亡滅也子存

曰若哭其野孔子惡野哭者哭者聞之遂改

之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

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
 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
 之欲供先祀者言欲留不改嫁供奉先人之祀請無瘠色無揮涕
 無拊膺揮涕不哭流涕以手揮之拊猶撫也膺謂胃也無哀容無加服有降
 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
 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父氏之婦智矣剖情
 損禮欲以明其子為令德也子路與子羔
 仕於衛衛有蒯賸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
 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

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
 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
 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季桓子死魯大夫
 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荅
 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則矣羔裘玄冠者易
 之而已汝何疑焉子墨問於孔子曰始死
 之設重也何為孔子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
 焉綴連也殷人作主而連其重懸諸廟也周人徹重焉周人作主徹重請就所倚處而治請
 問喪朝喪將葬朝於廟而後行焉子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

孝心故至於祖考廟而後行殷朝而後殯於
祖周朝而後遂葬孔子之守狗死謂子貢
曰路馬死路馬常所乘馬則藏之以帷狗則藏之以蓋
汝往埋之吾聞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
棄爲埋狗也今吾貧無蓋於其封也與之席
無使其首陷於土焉

禮記公西赤問第四十四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
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

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事者死則從其列

儀仲子嫡子死而立其弟檀弓謂子服伯子

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

猶行古人之道昔者文王捨伯邑考伯邑考文王之長子

也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也而立武王微子捨其孫貽立其弟

衍子游以問諸孔子子曰否周制立孫

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

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

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

魯人之耐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
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
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堂形
四方若高者又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又見若覆夏屋
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
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
修之而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
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法然而流涕曰吾聞之
古不修墓及二十五月而祥五日而彈琴不

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孔子大祥二十五月禫而十日踰月而歌孔

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
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
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陽虎曰子
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參
問曰語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喪服猶應其
言示所以不非也孔子衰服陽虎之言犯禮故孔子答之以示不非其言者也顏
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
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

竿計也
又竹筴也

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竿也（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之送葬也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矣夫以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也子游問於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乎不仁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乎不智不可為也凡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是故竹不成用
謂邊之無緣也而瓦不成膝膝鑲琴瑟張而不平笙

竿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篋箎篋箎可以懸鐘磬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始於用殉也殺人以從死謂之殉子游問於孔子曰葬者塗車芻靈自古有之然今人或有偶偶木人也是無益於喪孔子曰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仁不始於用人乎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孔子嘗奉薦而進嘗秋祭也其親也慤慤親之奉薦也慤質也其行也趨趨以數言少威儀

已祭子貢問曰夫子之言祭也濟濟漆漆焉

威儀容止今夫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孔子曰

濟濟漆漆者容也遠也言賓客疏遠之容也漆漆者以自

反謂安辭之容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神明之及

交必如此則何濟濟漆漆之有反饋樂成進

則燕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於是君子致其

濟濟漆漆焉夫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

當也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逮昏未明

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

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事跛偏任也其為不敬

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于戶堂事

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質明平明孔子

聞之曰以此觀之孰為由也而不知禮衛

莊公之反國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臯

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

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

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市朝於

西方失之矣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

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齋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齋而一用

情一而用之也猶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康子往焉

側門而與之言內皆不踰閥側門於門之側而與之言言不外身不踰門限

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與焉悼子文伯始祖進俎而不

授進俎康子而不親授徹俎而不與燕徹俎之後而不與歡燕之坐宗老不

具則不繹繹又祭宗老大夫家臣也典祀及宗族之事不具不在繹不盡飫則

退飫獻神不盡獻飫之禮而去也孔子聞之曰男女之別禮之大

經公父氏之婦動中德趣度於禮矣中意之趣合禮之度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

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

此禮者也朝服以縞僭宗禮也孔子惡指斥康子但言諸侯之禮而已而諸侯以皮弁以告朔卒然後朝服以

視朝朝服明不用縞

後序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

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者既而諸弟

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竝時弟子

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
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流判較歸
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
煩而不要者亦猶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
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
既没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
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
枝葉唯孟軻孫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孫
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孫卿以孔子之語

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
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
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尅秦悉歛
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
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
散在人間好事亦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
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
禮書于時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
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

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也孔子生伯

魚魚生子思名伋伋常遭困于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七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十二而卒子思生子上名白年四十七而卒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子上生子家名傲後名永年四十五而卒子家生子直名楷年四十六而卒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二篇名曰謫言年五十七而卒子高生武字子順名微後名斌爲魏文

王相年五十七而卒子武生子魚名鮒及子襄名騰子文名耐子魚後名甲子襄以好經書博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於夫子之舊堂壁中子魚爲陳王涉博士太師卒陳下生元路一字元生名育後名隨子文生寤字子產子產後從高祖以左司馬將軍從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夔侯年五十三而卒諡曰夷侯長子滅嗣官至太常次子襄字子士後名讓爲孝惠皇帝博

士遷長沙王太傅年五十七而卒生季中名買年五十七而卒生武及子國子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問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天漢後魯恭王壞夫子故宅得壁中詩書悉以歸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尚書傳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錄孔氏家語爲四十四篇旣成會值巫蠱事寢不施

行子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
免年六十卒于家其後孝成皇帝詔光祿大
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
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辯之曰臣聞明
王不掩人之功大聖不遺人小善所以能其
明聖也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無
言不悉命通才大夫校定其義使遐載之文
以大著於今日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
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雖唐帝之煥然

周王之或或未若斯之極也故述作之士莫
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
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
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
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
者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孔子
家語旣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
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不同日而論也
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

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
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語古文正
實而疑之哉又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
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
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尚見其已在
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原而存
其末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
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
卽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嗟乎是書之亡久矣一亡于勝國王氏
其病在割裂一亡於包山陸氏其病在
倒顛先輩每慶是書未遭秦燬至于今
日何異與焦炬同燬銷耶予每展讀即
長跼宣尼像前誓願遣止及見郴陽何
燕泉叙中云不覺泣涕如雨夫燕泉
生於正德間又極稽古尚未獲一見余
又何望哉余又何望哉撫卷浩歎愈久
愈痛忽丁卯秋吳興賈人持一編至迺

北宋板王肅注本子大書深刻與今本迥異惜二卷十六葉已前皆已蠹蝕因復向先聖焚香叩首願窺全豹幸已卯春從錫山酒家復覩一函冠冕巋然亦宋刻王氏注也所逸者僅末二卷余不覺合掌頓足急倩能書者一補其首一補其尾二冊儼然雙璧矣縱未必夫子舊堂壁中故物已不失王肅本注矣三百年割裂顛倒之紛紛一旦而垂紳正

笏於夫子廟堂之上矣是書幸矣余幸矣亟公之同好凡架上王氏陸氏本俱可覆諸醬瓿矣即何氏所注亦是暗中摸索疵病甚多未必賢于王陸二家也但其一序亦可參考因綴旒于跋之下
虞山毛晉識

何孟春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為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

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藝文志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歟班史所志大都劉向較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一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闢鄭氏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較者明矣雲舜南風

之詩玄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其言豈無據耶肅之夸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為贅此此自有為云爾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

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
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今家語勝
國王廣謀所句解也注庸陋荒昧無所
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
文漏略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
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刪除
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曰家
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
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

子朱子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露張
存中取說苑中語為證顏何暨伯子事
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
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源存
未亂于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
之舊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
今何所取正而愚重為之注不亦廣謀
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聖有
遺訓誰其弗循書莫古於三代古莫聖

於孔子吾夫子之言如雷霆之洞人耳如日月之啟人目六經外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奈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大儒者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意當時書也而吾何可習焉而莫之重耶論語出聖門高弟記錄正實而切事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校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伯魚

蓋無恙也或以論語為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於此書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于至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謹即他書有明著家語云云而今本缺略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槩見則不知舊本為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為八卷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得附

焉其不敢以入者仍別錄之并春秋戰
國秦漢間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錄為家
語外集存之私塾以俟博雅君子或得
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豈
大明正德二年歲次丁卯仲春二月壬

寅日識



余向讀家語病其訛闕頗多未及終卷甲寅冬用葛板
本本校正有取異同直取其文從字順者改之要之喜本
不可得見必欲熟泥舊本以徇其錯謬非善讀書者

也

丁卯正月廿一日得此冊重校一遍記此
竹脚時年七十有一

